

中國方志叢書·第八十五號

據

清·彭衍堂修
陳文衡纂
光緒十年重刊本

影印

福建省

龍巖州志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097222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臺一版

龍巖州志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三二〇元正

發行人：黃 成 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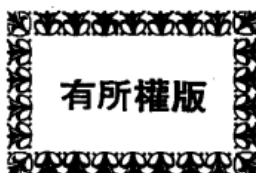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輒，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僂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廬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往目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少數民族如苗、瑤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謨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道光十五年原本

龍巖州志

光緒十六年重鐫

重刻龍巖州志序

天下郡邑皆有志大抵意寓勸懲與國史相輔而行凡疆域之廣狹戶口賦役之耗增文事武備之張弛與夫風土人物莫不備詳俾後之人得以徵文攷獻

序

奉為準繩顧可任其散佚而弗傳哉攷龍巖改設州治轄漳平甯洋二縣首牧斯土者為桐城張澤臣先生一切規建煥然一新而州志尤其創輯者焉洎道光庚寅前牧彭公袁公相繼纂

修閱五載而始竣其間蒐討故實增輯攷正較原志為特詳迨今垂六十年矣余權篆是邦甫下車即索閱州志僅得殘編數卷詢其故則官解藏版燬於兵者過半矣嗟乎秦灰既燼魯壁

序

二

猶存杜副郎邦楨出家藏舊志二十卷惠然見示公暇披覽一周覺體例謹嚴蒐羅博洽全書始覩洵為碩果僅存顧吾思之是書正在若絕若續之交苟不及時重梓則數前賢之手澤與

數百年之典章文物均將湮沒
無存余滋懼焉亟思有以補之
或謂與其仍舊而重鑄孰若開
局重修之為愈乎余曰子言誠
是然而修志有難焉者旁搜博
採無其學一難也瓜代伊邇限

序

三

於時二難也經費浩繁無此款
三難也余惟盡吾心以從事聊
志前人之志而已遑云修輯乎
哉語云莫為之前雖美不彰莫
為之後雖善不傳余為斯舉祇
以後人述前人亦將以舊令尹

告新令尹之意耳後之君子來
治斯郡不煩於詢訪諮諏得讀
是書而一郡兩邑之山川疆略
祀典兵防官職徭賦諸大端一
開卷已燦然在目即他日有志
重修者亦得所藉手是亦不無

序

四

小補云爾詢諸耆舊咸以為善
遂倡捐廉俸集資重加校刊計
原版闕者十之六七悉行補正
斯志於是乎全時襄事者則郡
之廣文吳世昌孝廉杜翰生也
工將竣爰述其概識諸簡端

光緒十有六年庚寅仲秋月福
建補用知府署龍巖直隸
州知州事古吳張文治謹
序

序

己丑春予來蒞茲土比入境山水清輝入郭市衢沃衍顧而樂之越宿接見紳士詢問風土外即語及州志之修大憲責成之意相助為理惟諸君是賴諸紳士乃羣起對曰是曠舉也是吾儕所當効命也九十餘年之隆緒得公倡首總成何患勿濟

序

一

予深愧其言竊維郡邑有志猶國之有史而微與史異斯秉筆為難非博採旁搜則抱殘守闕非尋源究委則踵謬承訛專已則違衆徇人則失已其大較矣而體裁未合又無以昭畫一之規嗣大憲頒發格式網舉目張尋取舊志參閱之其有不合者祇十之二三按條分纂又難而易也時

陳訥齋進士主書院講席即以此相屬而

學使陳碩士先生亦以新城明經王轍

薦遂並舉在地紳士開局纂修斟酌潤色

需歲月而書成己未秋將付剞劂乃繕本

以進予惟此事緣共商確不敢以謏陋辭

循覽一過疆界之廣狹戶口賦役之耗增

武備政事之張弛與夫風土人物一切紀

序

二

載視原志加詳悉焉因緬懷往昔憲司持節入疆二千石率屬親迎以志書為羔鴈良以採風問俗特有此具也予因之有感矣向之龍巖與平寧共隸漳郡稱難治自陞邑為州統領二縣以來數百里內民俗丕變人文富麗何風之相去遠也此蓋我國家撫綏教育涵濡二百餘年之久而聲名

文物雖山海澁亦漸被閩外諸君子幸
際其盛以功流政教將人文蔚起不使周
龔劉陳石蔡諸先哲得專美於前是則官
斯土者所厚望抑亦大憲纂修通志之
至意也是書輯於庚寅其間搜採參酌越
五載而始竣予得始終其事爰綴數語以
識其端

序

三

道光十五年乙未孟秋月龍巖州知州彭
衍堂謹序

又

州郡志與國史異與邑志亦異國史提其綱
邑志取其詳州郡志則合屬邑而彙輯之體
尙謹嚴而事實綜核要其義例未嘗不一也
自風土記西京雜記荆楚歲時記華陽郡國
志諸書行於世各自爲例純駁不一後來齊
乘廣輿記稱爲善本而帝京景物略則又仿
龍門諸贊序爲之非志體也近世稱志之善

序

一

者首武功朝邑次陸稼書之靈壽乾隆間章
實齋以古文名畢尙書秋帆延修兩湖通志
尙書去而實齋之稿不行余嘗見實齋於松
江爲余言其條目義例未嘗不嘆其精且嚴
也道光戊子孫文靖公修福建通志延邑人
陳太史恭甫主之於是檄各郡縣俱以志進
議重修者半焉而龍巖亦創是舉前牧彭公
延州進士陳訥齋主其事復以學使所薦江

右王穎門聘爲分纂與州中諸文士搜討編
次余適權州篆訥齋前與余同官贛南意氣
投合今復同經理是事無鉅細皆商確焉時
相與檢閱舊志缺略者多濫冗者亦不少至
條目有未清義例有未合者揭出以待釐正
其於武功朝邑稼書靈壽不必規規求合而
與章實齋所言體例不啻彼此鍼芥矣稿粗
具而余以瓜代去今年訥齋以書告余曰志

序

二

已成矣惜君不得終其事然誰與討論以底
於成者豈特諸同人贊襄力耶君盍弁言以
記原委余唯唯遂書其顛末郵寄以附於後
道光十五年乙未孟秋月長山袁曦業謹序

凡例

一 巖志前代失籍無稽惟順治十三年王志康熙二十八年江志間有存者迄乾隆三年知州張廷珪始復纂修時當升邑爲州領平寧二縣疆界之分析合併與創始修復諸舉及戶口賦稅之歷來額數此今志所依據者也獨綱目中有次序消繁人物列傳間有遺缺品目亦涉繁碎志論中有不合近時事體傷於繁縷者茲悉爲釐正前志十六卷茲列二十志書統括言之祇是土地人民政事三大綱而土地又人民政事所從出故以封域弁首有封域則重規建故規建次之

龍巖州志 卷首 凡例

一 至賦役一條如戶口田賦諸目亦緣土地而有前志列在七卷外矣茲移次規建之後嗣是而學校典禮武備典夫風俗土產秩官人物古蹟藝文雜志俱酌更前志而次第之

一 州志領二縣張志以州事提綱平寧二縣從類編次茲仍舊一規建有實蹟依序可紀而前志列倉廩於郵政內似未允協茲釐正其目首城池倉廩所以固封疆備賦稅利民生也嗣是而設官分職則有衙署守營考藝育才則有試院射圃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則 文廟爲冠而壇廟各祠次之他若墟市陂堰郵傳橋渡養濟院育嬰堂及碑記坊表亦政事風化攸關以次遞列

一 賦役自乾隆三年後戶口賦稅鹽課照近時實額續載其從前之裁復不一仍敘其略以備稽考

一 書院與學校相表裏巖自乾隆以來坊社各建書院爲會文之所亦作育人材振興文教之一端也前志列入規建茲附於學校之後

一 典禮一卷前志甚畧茲彙萃會典及通志諸書所載而詳輯之亦可爲考訂者之一助

一 前志風土合爲一卷茲分而兩之以風俗成於人土產生於地非一類也且紀風俗只零星摘錄數條未爲詳確載土產僅臚列品彙未加詳注均不能豁覽者之目故釐爲二卷紀

載特加詳悉

一 朝廷建官文武並任一以撫民一以衛民均爲地方而設前志營職不列秩官茲編於文秩後接敘武職不特便於檢閱亦庶幾和衷共濟之義

一 志書秩官不載署任而前志間一登之蓋奉檄莅官較之流寓名賢更爲親切況有多歷年月政績昭彰尤難忽置茲於近時署任有可考者概行備載至附以列傳原題曰官績今

縣省局所頒格式易以政績

一 前志人物列傳品目如鄉賓有實行可紀者依類分列不必另標名目至節烈有忠節可附介節無可專指茲並刪去若

循良一日亦照省局所頒格式易以官績二字其餘諸目仍參酌前志首理學儒林次名臣宦績謹體求志達道之微意也嗣是而忠節孝友文苑先行後文亦崇實之深心所寄三代尚有逸民亮節高風足以廉頑立懦故隱逸次之若夫樂善好施則以義行著捐軀赴敵則以義勇稱皆人世之不容湮沒者又前志不載術藝似覺掛漏蓋陰陽醫卜於世有神酒墨傳神其道亦雅茲考前代確有可據及近時見聞所及者略爲補載至於仙釋教屬方外亦非盡無稽茲仍前志附後

一列女傳前志共六目曰節孝節婦節烈貞孝貞節貞烈茲照

龍巖州志

卷首

凡例

三

省頒格式該之以四曰節孝節烈貞節貞烈似更簡括其新增節孝除已旌外皆經各坊社紳士查實具結存案方行載入顧男有孝行女獨無之亦屬闕典茲孝婦貞孝附列於後一志書列藝文仍緣地方而著觀風者藉徵文以考獻非文選叢書可例茲編於名臣奏疏後所登前人記序詩文必關地方利弊建置始末與夫表揚功德詠歌形勝者方行採入若現在名流篇章雖富則櫛俟之後人至前志以咨請申詳文書備入編綴亦非體裁茲於此類有關地志者即歸各條分載

一前志藝文以時之前後爲編次如同一事記序同一處題詠

徒以時有先後間隔卷帙閱者欲稽一事原委必須合前後記載而觀檢閱之餘覺得心目手腕俱疲茲特依類編次惟詩則分五七古律絕句各體篇章視前志加倍而易於檢閱一前志山川人物藝文諸志間有遺軼俱據本省通志前尹王志何喬遠聞書及各家藏遺書並各廟碑碣詳核補載非敢率行杜撰

一是書於乙未冬月開鐫丙申冬月告成故秩官卷十六年春季蒞任者得補載

龍巖州志

卷首

凡例

四

龍巖州志目錄

卷之首

凡例

卷之一

封域志

卷之三

賦役志

卷之五

典禮志

卷之七

風俗志

卷之九

秩官志

卷之十一

選舉志

卷之十三

人物志下

卷之十五

藝文志一

卷之十七

各圖

卷之二

規建志

卷之四

學校志

卷之六

武備志

卷之八

土產志

卷之十

政績志

卷之十二

人物志上

卷之十四

古蹟志

卷之十六

藝文志二

卷之十八

龍巖州志

卷首

目錄

一

藝文志三

卷之十九

藝文志五

藝文志四

卷之二十

雜記志

龍巖州志

卷首

目錄

二

脩龍巖州志姓氏

掌修

龍巖直隸州知州彭衍堂

署龍巖直隸州知州袁曦業

分掌

龍巖州儒學學正舉人齊鎔

龍巖州儒學訓導貢生葉成章
林春仁

纂修

原任江西萬載縣知縣進士陳文衡

分纂

龍巖州志

卷首

姓氏

一

江西貢生王轍揀選知縣舉人陳經國

覺羅毅侯銓知縣舉人陳濂廩膳生陳新

增廣生李世恩監生楊應巖

監校

分發直隸省即用知縣進士謝廷經

揀選知縣舉人廖印川揀選知縣舉人吳輝

候補儒學教諭舉人郭櫟增廣生邱文煌

監生楊元蔚

繪圖林寶